



嘉靖戊子春一菴夫子自京師宦學南還湖中
日舉子陽明子致良知學服膺其所示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其功夫條理先後次序之分合而
一歸本於止至善及所示止至善之則致知而
已乃若致知存乎心悟云者傳習久之則轉其
致良知者而立討真心宗案焉爲圖以象示爲
說以文示爲問答以意示而圖前原有神明本
體說前原有義理功夫問答前原有聖賢實歷
作者蓋實存之允蹈之信授之矣曾時在弟子

列日存討本有真心以副討手授真訣時得真心真人真天頭頭相合觸觸相諧遂從本來光相中潛討得道太一一生二二為氣為形有萬不一一中生生是為道心自能變化氣質合一道真天地生人先生道心聖賢心學性之存之而已繼從本來光相中辨討義一得天玄造矣堯舜精一允中上下同流矣孔子格致誠正下學而上達矣心學一也惟事有合分質有純疵故教有博約學有頓漸及其盡心知性知天則

一而已矣子陽明子當士學推測知識之習有埋沒本覺之弊而揭致良知單提直指一得盡得握心印之真也夫子承之觀今學鼓弄精魄之習有漸流假托之弊而轉討真心的見本來務從實體致良知之功夫也故十二時中尋繹吾真心之無情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間時得一真普應有不玄不着的意思人以為愚吾知直機未透耳透則雖愚可明尋繹吾真心之無動於慈孝敬忠友愛正信間時得一真普接有

不玄不着的意思人以為淡吾知真行未徹耳
徹則雖淡不厭尋繹吾真心之無象於法象文
章聲律器度間時得一真普用有不玄不着的
意思人以為簡吾知真才未克耳克則雖簡可
文自是尋繹一功以通經天星辰之儲精以通
經地山川之儲靈以通經世五神之儲貞以通
調元四時之儲信少得真真照注的意思愧無
先覺真真擔當的力量耳自是尋繹一功以通
先天易中無名公之復心以通典謨中益稷之

日孜幾康以通雅頌中周文之緝熙繹思以通
孔門之求仁以通宋儒之涵養吾一少得真真
照注的意思愧無先覺真真擔當的力量耳時
與同學諸子共適間有云子復見禮元剩語太
極枝辭三一測數十種否教亦多術乎曾謂討
真心我宗門之性悟也其剩語種種立德立功
立言者以堅定吾自然操持純熟吾自然涵養
溥博吾自然擴克日新吾自然變化也術豈多
乎哉一日夫子謂曰汝從討上得箇恁從真心

上得箇恁曾對曰討緒真真源討苟日討之真心若生日日討之真心若主又日討之真心若常主生生又曰莫見莫隱瀰漫六合真天真地真我真人真物事幸浮雲過真實鎮長生夫子曰試爲我叙厥原起對曰曾奉此功課日事尋繹除去萬緣之是夢存保一點之長生一日或至一簣吾止自欺謗道則本真彌失真討隨至烏乎敢因呈以附諸談下門生吳學曾頓首拜具

真談吾師一菴夫子講明心學以授弟子之書也心本太虛不雜不僞何以曰真以罔之者明之也學以自然爲宗無思無爲奚事於討以放而弗求者約之也夫人心之動莫不有知虛而靈焉是良知也惟夫形氣乘而物慾交蔽意見起而假借橫生雖設施體面動有可觀而中藏揜閔不可測度是皆失其心之真也使非搜剔研窮悉拔其私利之根以默識其無所爲而爲之之意則始之欺已以誣人終至喪心而失理

其違禽獸不遠矣吾夫子憂之以人皆知心之
爲體也而不知不留一物爲心之真亦皆知事
心之爲學也而不知察見底裏爲學之實故以
討真心爲歸指而敷衍以析其義欲人反求而
得其本心也昔自宋學失傳支離牽合遺心而
徇耳目遺耳目而徇簡書于是陽明夫子倡爲
致良知之訓真千古之日星也近或竊易簡之
談文粗率之慮乃曰質任自然此弊之興莫知
所止吾夫子急衷思揀而討真之論所以不容

已者與觀蚤受學於夫子之門旣聞至論茫無
所得然誠欲以夫子之教嘉惠後學而昭示無
窮於茲編漫著數語以爲之引至於微詞隱義
服之終身而無斲者庶幾同志者之深思而自
得焉門人嚴大觀拜書于江陰文學

真談序

源從先生游得聞先生以一名菴之義矣至讀
真談乃復竊而言曰天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
生心心也者天之實理之所寓而人之異於禽
獸者也其蘊之也而為性其秩之也而為倫其
散見之也而為禮樂刑政為謨訓功烈無虛假
無異同無始終而一出於誠故曰夫焉有所倚
此真之謂也故是心之真也不貳者也有貳則
非一矣不息者也有息則非一矣知心之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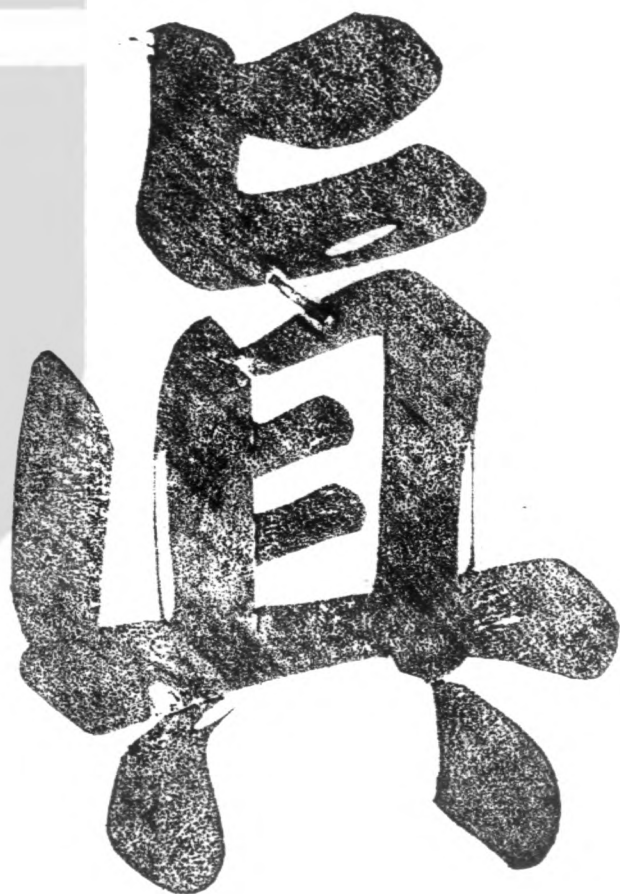
知一知一則知所以討之之功昔者曾子之精
察力行討矣而一貫未聞猶有貳之者也顏子
之仰鑽瞻忽討矣而吾才未竭猶有貳之者也
夫惟有是曾之唯也而後有是死而後已之遠
也夫惟有是顏之卓也而後有是三月不違之
久也由不貳故不息斯之謂能討斯之謂心之
真也而可以語一矣然則討之功止於賢乎曰
非然也孔子嘗自志學以至從心矣其所謂學
所謂矩心之真也其始之志終之不踰討之功

也蓋不貳不息莫非一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大哉討乎
是故可以語一矣雖然人之心一也何有於真
又何俟於討乎曰心本真也限於質而亦真也
蔽於欲而亦真也牽於習而亦真也至虛至靈
之體不能有所壞惟不反之而不得其故惟不
求之而不得其實任其質也欲也習也以為是
不圖協於其一故周子之圖太極程子之書定
性皆是物也而陽明先生之致良知不得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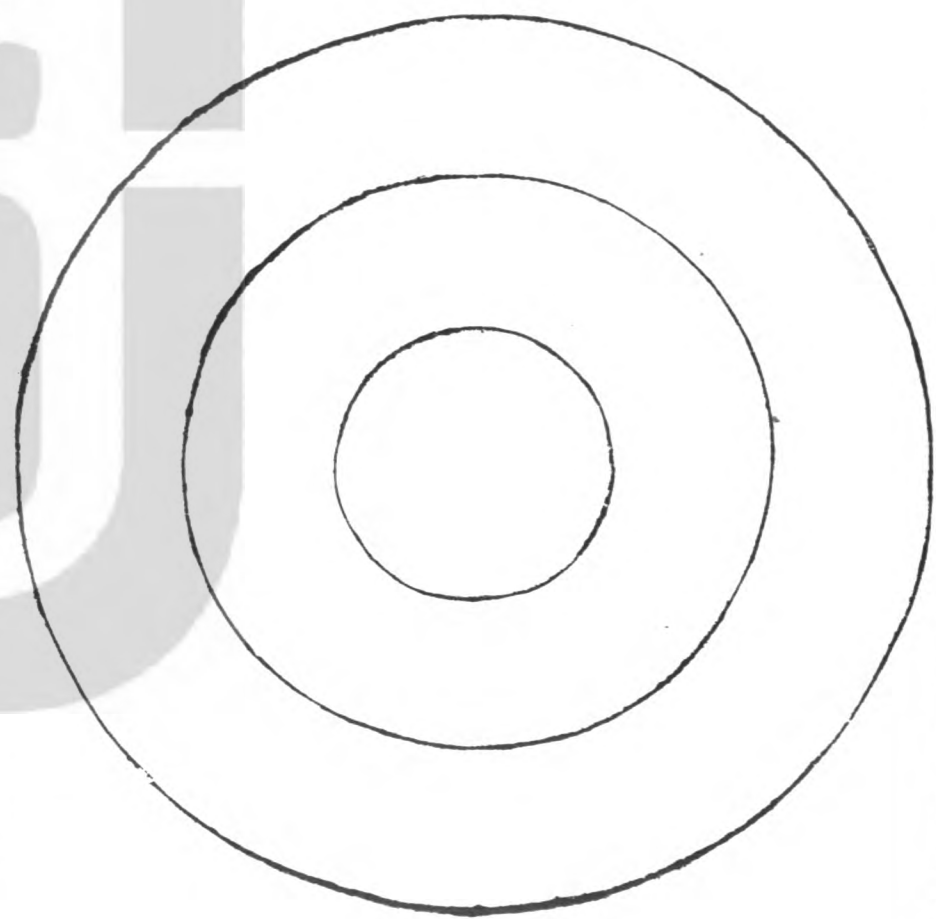
有言焉語學而至於致良知極矣先生宗良知者也而必曰討真心懼人之以識神為良知欲因其知以探其實也先生自弱冠時即銳志古人真切之學以一寓號亦以一教人此真談二書則門人吳子學魯嚴子大觀之所集也源從先生之門最晚愧質不敏蔽欲而牽習得先生討之之說深有不匱於用者以是珍二子之集為終身焉取陳意以諗同志然惟同志所具有曾待源增諗乎其自諗之云爾門人王汝源書

討

曾待源增諗



真 心 圖



外一圈元氣之謂也次中一圈人身之謂也最
中一圈人心之謂也元氣即太極也可見者為
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心具中理天地無
不包故居外萬物各得其偏維至真至精者為
人故居天地之正中維皇降衷無少偏倚退藏
於密心之為心也故居最中夫中無所着無所
着則虛虛而生靈靈能通天地包萬物心該天
地是故人為萬物貴得天地之中也人為萬物
靈心具天地之中也人即天天即心心無弗有

無弗能宰制萬物放諸四海而準與天地參不容僞焉者也着一物爲塞爲偏爲私爲軀殼之身是謂失其真心

右圖說

真心是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抵亘古今不變不着一物是謂中者天下大本人孰無心只因隨情逐物生心非天地大中之本心不得爲事物之主必尋討精詳辨其真而用之不幫補外求亦不索之玄妙無影自然舉念天則擬議以成變化其怠緩放過錯假爲真便一齊倒塌醉生夢死此討之之功所以不可廢也

今三尺童子知事由心作小生初學知道自心

傳只認心不真縱而不檢者以爲隨俗任情不碍立身自昧其神明之靈甘蹈褻天違天之罪誤而淺識者以其見聞所習的信當爲直達其運用之機卒陷戾人罔人之咎於此不力考而深思之何以迸出原生本體

天之生人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之爲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爲知所爲能又却停停當當增不得一些減不得一些徹古徹今隨愚隨聖無二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爲物

念所蔽於是昏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揔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苟不自爲主深加精別則妄與真混離道斯遠

心到極真處總了得心之官心之官則思討則所以爲思思則得之思非計量揣摩之思亦非

漫天濶地之思又非將迎意必之思存存不失
之謂思思者聖功之本惟狂克念則作聖怠縱
放下便去聖而狂故慎可以狀思慎字從真從
心必慎而後能思必思而後見慎道心惟微惟
思通微學而時習惟慎握幾真心無象惟微惟
幾幾微之妙天俱地俱人俱物俱此真之至也
三思則紛弗思則昧紛昧爲疚討道廢久耳
真是擷撲不破乃天道之自然即中庸之誠易
之無妄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大亨以

正天之命也這處得悟保合太和渾是一團造
化何樂如之鷄鳴而起孜孜爲善舜之能討之
功其終身之憂正樂善不倦之地蹠之徒機雖
同出然以樂爲樂樂流於欲失其所爲討夫討
之競業若遠於自然實復焉執焉步驟是以不
安於蹠之歸也

諺謂不善人瞞心昧已有而匿之之謂瞞瞞心
者瞞其真心也心匿而且有之欲隱而不能滅
是以謂之真乃已之未嘗喪者也特昧焉無明

耳無明不善之毋有覺衆善之祖天之所常昭
以爲無明人之所自息以爲無明天者命之流
行而不已而人者氣之限怠以成蔽不有命則
無以主其生不有氣則無以爲生其爲生心也
而主之者其真心也於其生而思所以主之者
是討也心無兩心立乎其心之大耳目口鼻四
肢百骸從其所令則爲真心以耳目口鼻四肢
百骸之所被以生心則心非其心矣心因所被
以生則必匿其已之所自有此無明之所由來

習之熟則出之易爲之久則反之難與衆同俗
則信爲世人之當務故舉天下淪胥以溺而終
其瞞且昧不有以耶

真徹宇宙真貫幽明真動天地真通民物真合
動靜內外本末精粗故有偏全不足以語真有
難易不足以語真有廣狹不足以語真有久暫
不足以語真世以一事一時一藝一能一文二
行爲稱述是一時一事一藝一能一文一行之
美而謂人心天命之真則非也不得爲人心天

命之真則情境既移不免於變夫豈貞一之道哉

宇宙真光景自古流傳迄今風日雨雷山川草木今猶古也文物聲名衣冠居處今猶古也只是一念朕兆乍呈乍滅歛作歛改而不著不察乃其病根故有初發念本是真機外感乘之而變竟迷故步以至愈感愈離忘其所起亦有隨常應迹原無關轄而中靈偶啓秉彛勃然肇不知其所因泯不知其所尼事非降心內非襲外其

必賦畀有係於天而梏蔽亦別於人故也天理不架漏過時人心豈牽補度日能一致留神即點而化中間終始之義不必追尋而又暫之勢亦不煩預詰在當下爲之者已

真心者實理也理實則無物故虛而炫世師情其氣魄可與馳駕局面可與張掩莫政事文章節氣若其濁者聲量不怯橫持蠻壓莫富貴驕淫若又其巧者欺瞞簸頓莫押闢縱橫若其蕩者墮廢日用莫玄迂逸恣若彼其心迷執事障

以爲盡爲人之道故窮其力而爲之所而卒舍其所當爲是不討之罪也意興所注抗其真機勢不能以勝復苟非猛加悔恨奚能自主轉移之力更進而上之仁智之所見夷惠之不屑狂狷之志楊墨之心悉牢成根蒂尚不易於自拔故力不真則無以成其能靈不真則無以成其見志不真則無以成其資學不真則無以成其德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擬議以合變化鬼神將通之矣

真心即是良知良知是活機活為性機為欲活機性之欲也惟陽能活惟陰能機陽者虛之流行而不滯陰者物之關轄而成運合而發之是謂天靈妄以為動謂之變詐此處毫釐千里學者不致辨其間揔非活潑真體所以一動便涉私利朝索暮營七擄八搯骨肉相仇衣冠公竊日墮穢濁之坑此世所以不治而君子之道喪矣善學者須懲根器所限又念末俗頹習加心於貨利之交嚴決取舍這關隘一透然後隨所

舉動容易措手足古之豪傑都從此作根基絕
利一源用師百倍王人者導利而布之民拚得
纒成得捨得纒有得若不着實致力將真心迸
出何以知此物穢濁累人玄覺云命從愛生愛
因欲有此亦就所生所化而言正是機之關轄
而成運者若追求天命原始則生生化化流行
不滯之妙只在真實一念上辨別此一念倘轉
動不來末被穢濁牽縛苦惱一生及到生盡化
還方信無益其真真不討有如此

晦明爲興居溫飽爲縷粒澁合而揖序形讌笑
而丰神動人日用之順機也可以爲委順乎自
熟於習心而真已移矣見聞漸被客入作主紊
綱維之統併烏知其非有然自視以爲真率心
不亦誤哉夫以興居溫飽揖序讌笑之常緣順
平施無所橫於喜怒且變而失其本始况憑倚
所欲而梗其好其不拂然抵而應之於是假性
中識能以濟吾私營貪天功爲已力又復錯擬
典冊以起附會摩構意見以申漁獵事愈明而

道昧名益蓋而意衰敝過隱伏淪胥爲溺中古而下雖賢學莫以深辨嗟乎德盛至堯舜只不自息討討息聖息顧其下耶

心一也曷言乎真之與假也心得其心之體謂真有所因而動則受病而爲假體病則用必不當然而從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其爲心則未始不爲心也醫家五臟六腑而謂十二經其一則心包絡又名心主經手少陰爲真心經心包經乃真心之別脉不與真心同經真心爲君火心

主爲相火二者其脉雖殊均是之謂心君火爲火之全體相火一時用事之火一時所用事雖未嘗離體而有顧未盡其體耳真心不病病者心包絡爲諸經之橫出是心包也與三焦相表裏三焦氣之父心包血之母君火不能自盈乏神明之舍凝命而立則三焦之運如度而心包善輔否則火不炎則鬱病由以生此賓主之義而養生繕性當各圖其本也

或謂性本至虛執心而以討爲務不幾於雜乎

曰性立天下之有其有也以其無所着也故謂之虛易之有太極書建其有極詩有物有則莫不有歸的故初學至大聖人皆不可忘學或又謂道妙萬物泥討而盤桓於心不幾於廢乎曰萬物皆備於我以方寸管攝物理約而精之其道光明不能外也或又謂德以自然爲宗庸心以爲討不幾於擾乎曰討者天功也非有加於人力必因天機之動而別其敝於人者不盡人聰明則天聰明莫能全察其幾已矣

古今心學之傳自伏羲始伏羲畫八卦以道陰陽陰陽立而心之真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有廢昧以爲毀有敝着以爲毀有失則內外以爲毀有逐引以爲毀有藝局以爲毀毀之心猶夫心也氣機流行闔闢屈伸不死惟其易無所見故無以通神明之德理事物之宜於是堯憂之曰允執厥中中不偏陰偏陽允指心之真已而舜憂之曰人心非心真道乃心之真一陰一陽之謂道惟精求則純一純一則中之微得精一

是功夫陰陽得其中是本體功夫本體爲定名
真心爲虛位所以辨其真於精一得之所以致
精一於陰陽之中得之所以定其中於不倚得
之守不倚之性運全真之命以體開物成務之
機天下事畢矣

孔門高第其始篤學而志道乃真心之萌也以
爲得乎真未也子貢之兩悅疑以蔽其真曾子
之魯質以局其真顏子之仰鑽瞻忽銳以荒其
真思求乎真而疑而局而荒則迷其所從入然

而竟以得焉討之力也三賢者自得不自則自
討不已故子貢直以道勝紛華曾子直以質見
性顏子直以進抵止學至於道於性於止而後
心之真定真定而心未嘗有增當其未定而其
真未嘗缺真無異同見有始卒始而騎驢覓驢
當面錯過及其得而知求之易又時其求而知
得之難鎔鍛火力粗試而爲之言復恐爲舌端
鼎鞮銘心嚴討敢自已哉

孔門教求仁乃真心之作料有作料如治食得

米孟子闡明仁義乃作料之烹調大學止至善具米而舂簸浙炊之盡也中庸之誠治食而味滋色臭之實也以之爲貞固之靈知其烹調之做手以之爲嘉會之合禮其烹調之分兩學者惟得作料爲先急善根植雖有出入悔吝不遠於復聖賢千言萬語固會歸至道其首事而易爲省能無在哉

大學合正心而言致知其意乃脩陽明先生益一良字則心不待言矣孟子謂不學而知此謂

由中以爲照者不學二字正惟知之源 心之真也復證以達之天下尤見親切蓋達孝達尊天下人心所同然乃逼真照應處大抵心之體虛故靈無不通靈局於一物必通此滯彼若只以自信作入頭恐原有先入易涉情欲要之可與天下同知之至也同則宜民宜物宜古宜今其小忠私孝曲謹博施未嘗無知又別有乖睽去處究竟於虛靈有碍而曰我知之良其然乎習機熟而已非心真也

孝弟天性達之天下而同以爲心之真乎曰吾未能盡然之也婚媾之諧如琴瑟鼓以爲心之真乎曰吾未能以必也連袂而傾蓋挹容而進以禮以爲心之真乎曰吾未能以信也能盡然之而必而信之者貫始終歷利害判逆順苦樂而不渝焉者也以始終利害逆順苦樂而渝則必以始終利害逆順苦樂相感爲異同其感同則合其感異則渝之矣孟子謂不慮不學而自知能言人有是體也非以其皆生知而安行者

也其謂良知良能狀其體之妙也非以其不待主持而任其自發者也故愛之於父子和之於夫婦禮之於賓主真也而籍遇於外無定已存存之恃不免於有渝夫良知良能性真不昧之本三知三行生人成性之功性不養則心不存成性存存然後爲心之真是語聞之似駭不實以討焉豈真然真必真信之者

性盡則心真道之本也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蓋踈於性功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義之所

爲重也曷爲而自昧乎耕鑿作息弱不受侵而強無售螫帝力由焉而不自識衣裳文物侈格窮竟而債無極敝象魏安焉而無敢越此會歸於天下者乃國家仁化所洽而百姓莫得其所從來謂爲心真未也故有觸即渝不可謂之民彛當其始也能一反而得之則所以爲民之分百變不回矣其民之秀者始束髮佔俾問其故則曰祈爲官問官爲誰則曰希富貴及其仕也於民而厲不暇論其立精政案者或炫名以好

業或立見以伸氣於上而欺不暇論其出忠獻替者或紐所習聞或從其偏解謂爲心真未也故發而致蹶不足以爲天常久而不渝志則渝道當其始也能一反而得之則所以爲臣之節順應不窮矣故欲明其義於天下在能自反所求乎臣以事君反之功焉可誣哉是謂討予嘗見隣婦恤其子以戲水有溺幾投業而沮之沮而不已而業不能久投乃忿作以撻其子撻之而梗遂大忿而撻之甚幾殞子命予感而

言曰以真心始事而中渝之後先之用情也何其遠哉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以瞬息分真假豈無柯之可執而取則無其所耶患在伐柯而不圖爲柯卒於無所云伐以忿而蔽其初真其不謬乎於幼幼出婦心且然則夫易渝者不待更端大爲忿而失之者多矣

予嘗見友人送人殯與其爲喪者爭道相毆而致訟予嘆曰其始也何所賈意以爲行也其蔽於習俗侈蕩相高以是爲因而爲果乎此豈惟

瞬息之渝失已也又方情之蔽之大者乃風教之可憂焉傳曰一國之人舉若狂未知其爲樂也

性有仁義禮智信之蘊而真心不着仁義禮智信道有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而真心不着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政有典謨訓誥教養經綸教有詩書禮樂之習而真心不着詩書禮樂事有變常沿革剛柔之度而真心不着常變沿

革剛柔行有親踈貴賤相接之體而真心不着
貴賤親踈真心者受天地之中以生不逐物有
不緣意起惟其逐物緣意則世之爲仁義禮智
信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爲典謨訓
誥教養經綸之迹爲詩書禮樂之習爲變常沿
革剛柔之度爲貴賤親踈相接之體皆有意有
物失其原生之本具而托性道政教事行之名
以文於外倚末緒而離正始真斯忘矣
予少慕學莫得所由入每莊情咎過猶莫當其

瞬息之渝失已也又方情之蔽之大者并其真
假之分失之矣夫真假之分烏得而失之乃風
教所漸以爲成者以其所旁觀則其分自在
大學合心意知物並舉一正心而意知物各得
其當意知物得其當而後心之真始明心無體
即知而具其體心無形即意而現其形心無方
即物而立其方心宜常存而意知物不可執有
常存者存其虛也有意爲將迎有知爲識神有
物爲引逐所謂誠意實其意使意意不落意也

所謂致知隨所感發天睿以照之也所謂格物即事而研其幾不徇外也至於心則主在意先虛涵知妙統包物外朕兆意知物之萌聯轄意知物之運心至虛靈蓋虛而生靈非靈不足以驗虛而惟虛乃可以出靈故心常貫知而知以攝心也致良知者誠見太虛真體不以意物參其間然後不墮俗習成念囿意見而迷物竇否則毫釐千里學術之弊有不可勝言者

予少慕學莫得所由入每莊情咎過猶共當其爲過依違廓落典冊憑陵乃病敝兩年困心日逼忽有冥詔以爲道自古流傳迄今心自內昭明在外却爲學所假而心與道壞去其所爲壞者則道具於心然必追見心之元真其壞斯去已而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欣然欲往從正出處互違不遂虔晤而先生云逝先生之學或顯或晦朋儕商證合并殊難因復自考切懷知此真此討斃而後已一念機靈所籍皇天后土輔賚孱昧可易承易視乎哉

學問功夫說到良知處更無些子躲閃良知是心體心體乃人生不能假的所在物欲也蔽不得習染也移不得氣質也拘不得蓋本體之真實有未嘗息者學者只被意見雜擾妄以識神自認爲吾知之良且復鼓其敢爲之力初時止由學問差惟其種子不真易爲變動轉輾脫換恣蕩情理逐溺世情文飾門面甚至直錯到底是惟違心自昧弄假成真以至此極今欲破無明之蔽須求自信之真欲得自信之真必證靈

知之妙然欲顯靈知之妙尤待尋討之力鄉俗常談動舉真心根究人似易拈取予故即此作爲欄柄但任意胡搭應曰此是我真亦能錯誤只的的提省慎思明辨自是有真難假人生活計宇宙真消息都着此中藏納故良知無些子躲閃處纔是人逼真家當區區豈敢自異名號又豈敢作奪胎換骨語

右摘平時論答

門人吳學會嚴大觀集

禮元剩語敘

禮元剩語敘

先正云聖賢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予深佩服斯語然觀近日高人達士著書立言語臻玄妙由其擺脫世故而玩心高明賦稟清虛而境超頓悟天地間自少此一種道理不得如菽粟穀藪之切于食範金合土之切于器布帛絺組之切于服參苓朮藿之切于醫舉世人皆知之舉世人皆用之然亦有不此之藥而訪空青丹粒不此之服而製荷衣蘭珮不此之器而蓄芝

盤珊瑚不此之食而吞日精朝霞謂斯四者可
獨濟衣食器藥之用予固未敢信然謂空青丹
粒荷衣蘭珮芝盤珊瑚日精朝霞爲天地間所
無之物者蓋亦非也予嘗即詩道而喻盛唐詩
人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
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所謂不涉理路不
落言詮者上也其論理道而入妙者亦是之倫
歟予嘗董晉學同寅楊子出唐翁刺語一編示
予予讀之覺其詣奧識微境入幽妙不泥方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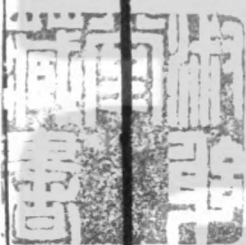
不著事跡想見其人必其內性朗徹迥然玉立
絕塵想遠宦情斷烟火食已久而胸中豁豁無
一物如藐姑射之神人然後到此宜乎楊子之
尊崇之也然予夙慕聖賢切問篤行之學而于
近代每以薛文清誠敬踐履爲師楊子雅服文
清亦同于予而尤深重乎唐翁之語錄者其猶
世人雖慕乎空青丹粒之類竒瑰通靈而自不
能離乎布帛菽粟之用者耶有清虛之識趣兼
之以格正之階梯則駸駸乎上智之境而透徹

之悟聖賢之學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昔

嘉靖丙辰歲夏律中黃鍾之辰鄢陵真白子陳
棐書

刻禮元剩語敘

楊子刻禮元剩語成以示曹子曰曷敘諸曹子
曰唐子之言至矣從赤心井井說出來前此都
無人道得參得透便是存神克得盡便是過化
一切伎倆藝業種種纏擾皆打貼乾淨只一真
性流行常寂常照到老受用不了乃聖學一大
孔竅同志君子最宜詳玩楊子曰言則至矣慮
恐初學之士疑其過高而流於玄虛也曹子曰
彼所謂內外八景與夫元神別名妙用皆有省



戒實功然後到萬靈實際即精一戒懼法語中
反覆發明無非此意要在默而識之耳又何玄
虛可疑哉予愛其言之可傳僭爲之敘說反之
時

丙辰季夏望後紀山曹忬撰

禮元剩語

吳興唐樞著 東魯楊胤賢校刊

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爲物不貳
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
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之元
至哉坤之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
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爲萬
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
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乃乾元坤元太

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於真生初無相別要
之萬靈一真一事靈則萬否靈一也有致一
之靈有只靈於一事以分合爲真假以存逐
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
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着一物則靈爲一
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即其所在雖未嘗不
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
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即真生之無生
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真生之

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
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
悟只有轉向入身來故曰再斯可矣若逐物
之思雖極盡計量三思愈遠

盈宇宙假象假法假名假事盡感應實悟實證
實際實進元端尸物一實不變是故可以知
始及至運用作成便種種差別都成幻寓這
裏雖皆一實散見然終不可執以爲據到底
有滅時畢竟是假借偶有惟一元誠缺資生

道蔽迷昧冥區遂將化迹焚挈所直信作着
實在處通起隨逐終成飄蕩於是顛倒真假
錯亂賓主而滿眼繁韶滾滾朝夕即與之同
生以死而不之覺其要歸總認形骸爲真體
耳目口鼻四肢五內將因聲以後作計不理
原始要終之學又何以知死生之故其有異
學膚淺量破假種亦能游戲生死但不究本
來實理終非一元真感夫感應之理外悅受
而內止這止處乃成始成終玄機命之流行

而不已也此實不變真體故以不變者爲
則隨應曲當諸假只是我一事孔子謂吾
一以貫之是一所貫滿不是一以貫萬假者
不容真假處無能着力這毫釐之差相去不
止千里直須徹底打逆

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
之極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
滯故有靈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
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

禮方身言
三
匱之化然有生之機即假終匱之化而見氣
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作二種
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
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
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
裏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
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非德
非性非性非理非理非氣非氣非人非人非
天人者天地之心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

人爲萬物首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
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
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即是若必以能言能
行衣冠禮樂爲理即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
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
雨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
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瘁何等
聲明文物各擅通處其真論到極全大備天
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

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
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

浩浩太虛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宇徹
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引着人氣質
之疑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
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
為氣總是浩浩一物所以人之身觴之即知
無尺寸之膚無不言而喻者何也非膚來感
心亦非心去應膚真無舉起無引着中間靈

通神妙蓋徹宇徹宙而况於七尺之軀乎人
之目觸色即見人之耳觸聲即聞其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者何也非彼來投此亦非此去
就彼直無舉起無引着中間靈通神妙蓋徹
宇徹宙而况於一身之近乎機呈則玄辨真
茁而神昭故誠能動物動天地感鬼神乘不
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
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而分別出妄施好
惡而取舍立輾轉情機而蔽固深積累觸忤

而仇冤結貪安方便而阻畫成遂使靈氣墮
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而復
不自覺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
凡就心就識就念就情就體就用就相就證就
知上可言空實可言有無性則無有無無空
實性立天下之有心空而性具相空而性現
識空而性靜念空而性定情空而性正證空
而性真知空而性明體空而性淨用空而性
行有性則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

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性者得於天
之生理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就
死

性無善惡心無善惡亦無有善而無惡謂性善
是從偏曲上形來謂心善是從過失上規轉
謂心性有善有惡是從未定之天鋪品若進
擬性根心地何曾偏善偏惡何善惡具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道亦即是氣陰陽所
以能繼乃相善之所在這是命之流行然非

命在於善陰陽所以各成乃性真之所在這
是心之流行然非心着於成性根爲天地萬
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太虛空真
妙一物無聲無臭至矣在人則寄含心中一
竅是爲心地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
容着得些子纔着些子便是不能繼不能成
的病根故以善惡體性即落意見以善惡觀
心即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
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非太虛

空真妙一竅光淨承受之也

天下古今不少英慧俊傑昂首軒眉弘希玄覽
只未得着實脚踈趨趨步步徒作一場想像
話頭現弄景相耳這懸空學問有從文典上
拈着有從事機上會着有從傳授上得着有
從困頓上通着有從漸染上沿着總不外識
神上影響涉獵將自身飄蕩宇宙之外因空
體空忘置軀殼中含之空古人所謂脩身踐
形乃在七尺之躬了三才極理妄認浪脩執

殉家當隨處停泊只管謾天潑地倚古粘今
却於化機分落種魄無干夫凡有血氣皆含
虛妙而翺毛性多偏塞究竟爲軀殼所限人
世殊質異稟抱差別雖爲萬物至靈有丹頭
可點然當下進爲亦只從脚踝發軔此是學
者第一步這處躡等縱飛輪神駿之功枉費
心力

人爲三才之一與天地同大合下便整頓此念
纔是安身立命路頭後世既無如此清明氣

志又所交習者大家俱倒塌間有不欲自安
意思復不深作區處祇得箇小可脫俗元與
性命不相干此千百年絕事向誰問向誰說
向誰證乎孔孟沒寥寥長世豈謂無人或窺
見全身一斑前路不碍眼底遮瞞得過便自
信打透關竅張目大膽任意作爲或揮塵臯
庇演法伸辨殊不知只透得言語關或秉權
御世拯救瘡痍殊不知只透得功業關或輔
國長民脩立政刑殊不知只透得事機關或

禮記集說
清脩正行守死不變殊不知只透得信義關
或甘恬高隱屏息塵慮殊不知只透得廉靜
關若追見天如何成覆地如何成載萬古如
何生人生物與自身如何做一般樣同來同
去同施同作同大同細這裏有一些不相似
不見能參那裏有一些不相通不見共體如
何認得打透要之見時落識感時落念做時
落事識念事諧合不乖便成自信入則無法
家佛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便認居之安資之

深文假而不歸便認自得之驗若真實搜研
如何得路通參贊大凡欲去路遠須是來路
深機源滾滾即無三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此去遠來長之旨時出之景不離五或只別
有大關竅打透處一併統括亦不是籠侗顛
頓無的據也

自生身以來通髓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
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
隨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

已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記討論只培溉得
此習中間有新得竒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
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誤哉
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苦海達者證古墮者
拈古其新得竒悟闊趨峻立不知不覺陶鑄
古人鑪范信意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着火
力十鍛百鎔何以煎銷夙具透露性真夫性
真元始不惟少儀胎教未及追尋直窮到姓
源盤古氏已忘格式淵乎其淵孔子十五志

學煎銷習心至三十纔立得住不爲習使蓋
直是和根拔去另掀轉地面不留餘種纔是
光淨天生厥躬到這裏不容不從學問思辨
上研窮來亦不容不從學問思辨究竟自然
無處不是反身求誠亦無處不是樂取諸人
以爲善又無處不是天地萬物打成一片
寂而住則照照而全則寂直照直寂照寂互蘊
假寂懈散懈散爲昏假照揣識揣識爲擾性
靈故照性空故寂空從合來是以能生照靈

由定出是以能居寂互無兩顧舉不重機顧
無光可回機無緣可起是謂常寂常照乃天
地之原始生人之根蒂末學習靜求明清亂
心體中間一習一求生添伎倆藝業種種總
是簸頓造化戕賊元神直待身命將盡時諸
火俱息然後悔愧無益亦有既死餘焰尚爲
厲作祟良久而滅又復有少年銳業漸老消
除太虛至妙之真永久不息固未嘗無定時
只世短意長等待不及忽到窺悟時不容不

墮淚

履坦心不可便認作素位而行及到濟艱處始
知平日履坦心乃順於緣境非所以自得之
也有緣之境皆境奪我對時育萬物境自吾
寓坦時元不昧艱時亦不困即如慈幼一節
盡世人有之何以及長而衰乃知其慈爲幼
子所感童真完切命脉精神具足故慈緣境
起稍長感處欠慈隨境滅矣濟艱心不可便
認作彌綸之道及到履坦處始知一時濟艱

心乃執於緣慮非所以順應之也有緣之慮皆慮奪我安而後能慮慮自吾主艱時元不生坦時亦不忽是以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乃知其均其辭其蹈為意興奮發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皆上苴糟粕故事緣慮起非天則靈機事與慮化矣

情不定境美惡瞥起流注苦樂百解不能脫智者追從性根上料理又機不自由念慮泉湧動而以遇勝之終落強制於此不的見所來何從下手當其境之未生自以其後動之情非已所宜有及其境之既設信無所憑識因潛發夫信淺故無憑妄隱故潛發造化元機靈灑浩浩未涉軀殼些子這處不加體驗最容易錯認及一誤永誤收拾費力乃復執迷為明終身不見惡境彼亦烏知其非有也心無動靜乘之以時以啓其逗而心不為其所逗心無生滅現之以咸以別其化而心不為

其所化心無屈伸按之以機以著其運而心
不爲其所運心無感應寓之以形以名其通
而心不爲其所通故知動之恒藏可以議禮
知靜之能顯可以作樂知生之得止可以立
政知滅之不忘可以明刑知屈之存身可以
分田知伸之蓄德可以制祿知感之忘物可
以官人知應之舍已可以用財時非心而心
不外於時命之流行而不已陰陽之所爲立
也咸非心而心不外於咸情之呈露而難遏

人物之所爲具也機非心而心不外於機欲
之利用以崇德生養之所爲遂也形非心而
心不外於形事之假托以藉成任用之所爲
重也明於陰陽之立人物之具生養之遂任
用之重而後明吾之心明於吾之心而天下
治明乎天下之治而後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本性各各具足只被信心擔閣一返即得一主
即張一現前即意流千古一對境即智周萬

物若不返不主一任觀察天地博通古今口中歷歷意中了了總是傀儡在場上迷中忽悟此意飲食時便掀翻盃碟著衣時便扯破衿袂笑得如此容易亦被如此錯過到這裏不覺甘心捨放舊身命完復本來體段不使離拆作兩絕人所謂兩絕人自身靈光不將在自身上作用猶之拆裂身分所以肯處便是進處悟處便是到處拖泥帶水不是肯兩邊三際不是肯意見解會不是悟學文希聖

不是悟切忌自家身子替人打哄度日

事機玄局合下齊在元無界格端緒可辨一拈兩到意轄幻割故渾沌七日鑿而死飄輪湫盤共會於碧虛真府本末精粗內外隱顯之論總是說病堯舜禹相傳心法只有此裂迸不開爲大過人處是謂精一唐虞夏諸臣胤子之啓明共工之鳩僝工鯀之悖直不可謂愚昧終爲聖世所棄只是不離分別病雖受斯伯與朱虎熊羆亦有滯着在所以成就特

小又雖稷契夔龍夷益迹其專典精任終是
有些不打成一片處又雖臯陶却有知安九
德名目不能超脫禹包括大圈子卒爲禹之
所吁至三代而下冥脩傑作未必盡無但已
大脫母子不可致議宋儒知圖兼舉而反壞
於割列遂使支離病作兩下蹉跎推此成就
反不得如三代下霸功此學寥寥千古不容
不直下承當亦不容草草然諾幸賴神明以
輔孱力

太一無病有二即病知二是藥二復無藥無病
而藥藥亦是病病而無藥并病不知不知之
病離遠太一雖云離遠蹉過當向雖云蹉過
其實見知其迷其悟太一常在要之迷悟在
心肯否肯則一明否則一二一有萬千一不
離一萬千皆一離一爲二二從一生舍體而
用逐不顧已向背之分同出此物一哉太一
是名真一知二是一二復亦是一耐病諱病
一總不滅藥來病去一總自如是以太一無

病無藥其有病藥乃人添增及其有病萬千
病一病及其有藥萬千藥一藥一藥起萬千
方一病現萬千症按症立方脩方對症症不
泥脉部方不泥藥性復歸於太一二之則不
是雖然若不的認一徒作團藥頭想病却生
矣

至哉一之爲神也其太一而無以復加者乎一
無形故強形之以○至於○形無形圓成而
斷際天下之道無有出於此矣不以○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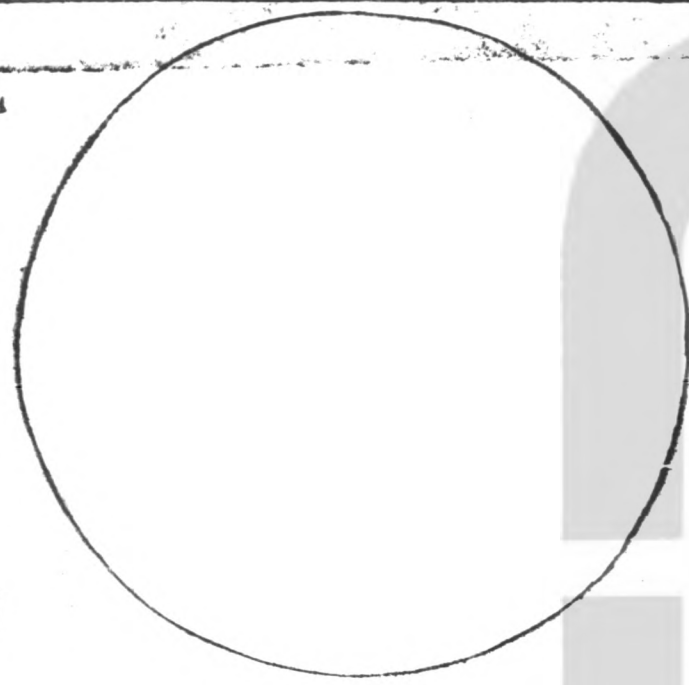
則求一於無一不可以無求於是而有加損
則求一於有一不可以有求求一於有無之
外形之以○斯人道之贅長物也求一於無
有無無則非所以爲學求一於無無有無無
無之中是故斯○之所爲立也字俗作一○
之爲衡者也神之著也易簡而盡乎天下者
也從其衡爲一邪一爲ノ反ノ爲入至入而
窮然有直有折折一爲一反一爲一轉一爲
一反一爲一至一而窮然有仄有正正折爲

△轉△爲∨側∨爲<反<爲>至>而窮
然有半有並再折爲□轉□爲□側□爲□
反□爲□至□而窮然有缺有全引一而繞
合之爲○然有方有圓環其方爲○至○則
轉行無異勢一之理盡矣乎故盡○以表一
而不費於加登舉一以擬○而不患於歎耗
隨其所出之一形而不苦於偏滯合其累出
之衆形而不亂於紛賾故呈肖萬有瀰昭六
合生生息息於從衡表正逆順離合曲直方

圓之間不能自立圈格神運而通神散而闕
神存而得神失而散明者會於元化斯可以
言學

太

乙



元

神

樞自幼名菴即此

神物歷今三十餘年未得

圓成斷際此

神物分明在心目每墮落

蹉過悔吝作輟切自咎愧

因像而演之朝夕奉禮庶

提省周旋藉以發明也謹

識

染根起欲

暗處來魔

滯藏不化

意動有感

厭妄沉怠

欣真落法

頑虛誤靜

太詳疚學

此內八景有一即離

尊神當時時猛省之

擅自揚已

易指品人

躁動罔益

闇悶可畏

施無含蓄

發不調停

臨交致爭

立業專殖

此外八景有一即離

尊神當時時猛戒之

即太虛為天

即宰物為帝

即生理為性

即靈真為心

即載管為魂

即渾成為玄

即和達為道

即存主為德

此八者乃

尊神別名敬而守之省戒之實

推之不見其起

引之不知其極

息之不滅其機

發之不留其迹

無一物不知

無一事不能

無人已之隔

無幽明之分

此八者乃

尊神妙用人人完具不事他求

禮元剩語全

讀禮元剩語

高少宦於朝壯伏於野今髮且種種每傾心海
內名傑願與之遊而知湖州有一菴先生者久
矣寥廓興思神交若契地限南北無由一造先
生之門二十餘年有懷耿耿茲僉憲小竹公以
先生所著禮元剩語刻諸晉陽高得三復卒業
焉乃喟然竊嘆曰夫道一而已矣學一而已矣
天地一元萬物一本宇宙一心吾道一貫合人
已內外終始而一之者也是故爲於穆不已爲



原件短缺

充塞無間爲流行不息爲普物無心爲善應不
宰爲淵泉時出爲川流敦化爲費隱爲中和爲
易簡爲良知良能爲達道達德九經之本而天
地得之以清寧人物得之以變化王侯得之以
爲天下貞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
來其揆一也先生於道直闖其本原故其於一
之旨闡發其精蘊而昭示其骨髓如此學者烏
可以淺近窺耶小竹公以斯道爲已任而深得
乎一之旨者故刻此以詔諸來世甚盛舉也高

刻禮元剩語

一菴先生以所著禮元剩語見寄賢爲之刻于
晉陽或疑內多玄虛之談恐下學難入賢竊謂
不然夫著書固教其體不同固教貴於因材造
就須劑量其語使人人易及著書則將以俟百
世而不惑故當主張斯道盡發天地不測之蘊
然後可也觀於繫辭論語可徵矣先生茲書窮
極一元之奧天地人物打成一片而世俗沉滯
之見爲之一洗苟非有深造自得之學其孰能

與於此然中亦欲人着實趨步從學問思辨以
加省戒之功其于下學入門最切夫復何疑先
生筮仕刑曹以上䟽劄直被罷林居三十年養
深望重學者多出其門與先君盖同年同志云
嘉靖丙辰夏六月吉壽張後學楊胤賢頓首謹
書

